

# LET ME TELL YOU HOW FASCINATING TO DO THIS

# 艾德罗德·马丁：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迷人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艾德罗德·马丁 (Edouard Martine) 先生来自一个“收集癖之家”。母亲喜欢收集各种标牌、纽扣、绸缎布头儿，以及一切细小的东西；父亲则喜欢收集自行车。外公本职是个裁缝，艺术感极好，画儿画得很棒；外婆则是个喜欢没日没夜做衣服的时尚达人。八九岁的时候，他遇到了另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，他的一位小学老师，此人是个昆虫学家，甚至还曾发现过一种昆虫。马丁参加了老师组织的一个昆虫俱乐部，从此开始和昆虫打上了交道。

工作后搞了一阵子平面设计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又和昆虫相遇：这个一直以来的环保主义者，喜欢用自己那些杂七杂八的收藏做些鱼虫，他的描述诗意极了：我只想让它们“活”，我想让鸟飞起来，让蛭蚘跳得老高，让鱼凝视着我们，让螳螂随时跳起捕捉猎物……

S=surface M= Edouard Martine

**S：在用这些废旧金属做雕塑的过程中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？**

M：我只喜欢重建或者发现事物的生命，至于它们是不是有用我可不在乎。总的来说就是让它们“活转”过来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眼睛，是这些动物看向这个世界的眼神——是眼神给了它们生命。

**S：你是如何运用这些破碎的材料的？你还有其他收藏吗？**

M：我一直是个环保主义者。我的工作室堆满了各种废旧材料。我有个巨大的仓库，用来装那些我正在用的，以及我尚且不知用来做什么的东西。几乎每个周日我都会起个大早赶到各大跳蚤市场去淘宝，去那些地方几乎都得开上3个小时的车！一定要在一开门的时候就赶到，那样一来没什么人和你争，二来可选的东西多极了。我始终都在搞收藏，我现在有玩具火车和古董玩具船的收藏。这是“收藏之后的收藏”。

**S：在创作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又是如何处理的？**

M：最难的是要有一个全局视角。这就像一个作者将一张白纸变成思想。我记得生命中看到的每一个雕塑的样子，在我眼里，它可能是珠宝，也可能是一朵雪绒花，或者是一辆汽车。我经常看些关于动物的书。想法是所有记忆和知识的综合，是它走向了我。

**S：这个过程很迷人吧？**

M：你不知道那有多迷人。我会加以统筹，这些雕塑是一步步完成的，随着作品的逐渐完善原始想法也许也会改变。所有的部件都是用螺丝拧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焊接，我力图达到一种它们本就是如此的效果。最难的一个环节是发现对的那个材料去对应某一个部分，就好像它们本该在那儿一样。

**S：当作品呈现的那一刻，是种什么感觉？**

M：哇哦！我真是太棒了！



01-04. 马丁所有的作品都是用螺丝拧在一起的，绝无焊接，就好像“它们本该如此”。他会为每一个昆虫的任何一个部位耗尽心机去寻找“对的”配件，有的触角是天线，有的是螺丝，而鱼鳍则是锅铲。



05



06



07

05-07. 马丁说：“我只喜欢重建或者发现事物的生命，至于它们是不是有用我可不在乎。总的来说就是让它们‘活转’过来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眼睛，是这些动物们看向这个世界的眼神——是眼神给了它们生命。”  
 马丁自小就迷恋昆虫和小动物，即便是长大后，曾经搞过一阵子平面设计，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爱好中，他的描述诗意极了：“我只想让它们‘活’，我想让鸟飞起来，让青蛙跳得老高，让鱼凝视着我们，让螳螂随时跳起捕捉猎物……”